

## “富”过春节

苏老太是地道的农民，新中国成立前闹饥荒时母亲将不足一岁的她送了人。十岁那年，养母去世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苏老太少年所吃的苦数也数不清。20岁那年她嫁给了本村老牛的大儿子牛大力，牛大力是工人，按月领工资，苏老太过了几年舒服日子。后来牛大力因病去世，苏老太一人拉扯三个孩子，各种辛酸不必细说。

现在苏老太每月有几百元抚恤金，儿女也孝顺，每月给她养老费，她也不用地里刨食了，自称半个乡下人。

既然是半个乡下人，苏老太和普通乡下老太太有诸多不同，比她们活得更精致滋润，连做个菜都讲究摆盘。

苏老太年底不备年菜，也不自己忙年。年前喊家政公司的钟点工来打扫房间卫生，她坐在一旁负责服务，给钟点工端茶倒水，提醒她们注意安全。家里收拾利索了，苏老太去附近的洗浴中心洗年澡。她这个年澡还真是一年一次，平时在家里洗，只有到了年底才去洗浴中心好好享受一次。

苏老太不愿别人说她洗年澡，她说自己是去享受生活的。49元一张票，女汤区找人搓一下背消费58元，带20分钟按摩，搓澡工手法到位，苏老太浑身被按得舒舒坦坦。洗完澡去楼上蒸汗蒸，蒸完往睡眠舱一趟，拿出自带的保温杯，枸杞泡茶，一边休息一边慢饮。休息完了再去休息大厅做个足疗，看电影，一天时间过去了。苏老太说，她洗的不是澡，是清心，所有的忧愁烦恼都被清理干净了，清清爽爽过个年。苏老太不是富人，但一年可让自己享受一次富人待遇，也不枉余生。

年夜饭让孩子们去饭店订一桌，今年去吃中餐，明年去吃西餐，比在家吃那老几样强多了，吃完一抹嘴儿回家，左手茶杯，右手瓜子，半躺在沙发里看看春晚。

春节后亲友聚会，苏老太早嘱咐好了，轮流做东，一年走一家，别走起来没完。到了她家招待客人时，她也领去饭店，她请客，儿女埋单。苏老太说过年就是休息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兜里有钱了，过年简单多了。过年的意义应该在吃喝玩乐，变成彻底放松和休闲。

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，所以更应该心疼自己。苏老太活了大半辈子，到了夕阳时节，算是活明白了。她年年都会犒劳自己，花钱买享受。

苏老太今年七十多岁，苦了半辈子，如今子女都成家立业，她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了，子女的事情莫管，把自己活开心就行。很多老人过年累得一个月休息不过来。苏老太则不然，她腊月便开启享受模式，把自己哄得舒舒服服，心情愉悦，精精神神过个年。

苏老太说，这是其一，其二她这么享受，还有一个目的：回馈。她过苦日子，知道很多人生活不易，她现在条件虽然一般，但钱够她自己花，经济条件范围内，潇洒一把，也算回馈社会。苏老太独自拉扯孩子时，年年春节都不歇班，当过保姆，干过保洁，她知道春节坚守岗位的辛苦和不易。只有消费才能让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有钱可赚。原来苏老太找人打扫卫生、搓背、按摩、去饭店就餐等一系列“享受”，也算变相支持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了。

苏老太的年年一举两得，双倍温暖烘烤着流年。  
李秀芹

## 做一个优质的“传话筒”



父亲和母亲搬到城里跟我一起生活。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孩子活泼，老人慈爱，我感觉特别幸福。不过老公有点不习惯，他私下跟我说，跟老人住一起有些不方便。

一天早上，天还没亮我就被父亲开门的声音惊醒了。他有早起的习惯，每天必定要在早饭前去溜一圈。他开门、关门、上卫生间，声音都很大，老公被吵醒了。他气呼呼地说：“这么早起床，还让人睡觉！一会儿赶紧跟爸说，以后别让他早起了！”因为一大早被吵醒，老公一肚子的起床气，吃早饭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。

我意识到我夹在父母和老公中间，应该做些什么了，不然，家庭和睦就变家庭危机了。于是，这事儿过后，我装作不经意谈起这个话题：“爸，你早起的习惯坚持得真好。”父亲笑着说：“人老了觉少嘛，习惯出去走走。”我再说：“不错，大宏（我老公）说了，很佩服你能坚持早起。不像他，有睡懒觉的习惯。”父亲说：“他晚上加班到很晚，早上当然起不来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父亲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停了一下。母亲在一旁看出了问题，对父亲说：“以后你起床后动作轻些，别把孩子们吵醒了。他们睡不够，白天怎么上班？”父亲说：“对，是我大意了，要不我以后不早起了？”我赶紧说：“爸，没事的，你小声点不碍事。”怕父亲多想，我又说：“爸，妈，你们来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。大宏还说，现在每天回家就能吃上现成饭，特别幸福。”父亲听了这话，开心地笑了。

有了这次，我觉得当个优质“传话筒”，还真能轻松化解矛盾呢。

中午老公回家，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饭菜。父亲笑说：“快洗手吃饭，今天你妈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排骨！”老公也高兴了：“怪不得进门就闻着这么香，我的口水都出来了。”那顿饭，一家人一边吃，一边聊天，气氛很好。吃过午饭，我悄悄对老公说：“我今天很委婉地告诉爸，让他起床时声音小点。”老公笑着说：“其实也没啥事，反正一般情况下我睡觉也沉，也不容易被吵醒。”

从那以后，父亲每天早起都轻手轻脚，老公也睡得踏实，我再没有为这件事儿操心过。

后来，我一直秉承着做一个优质“传话筒”的原则，“周旋”在父母和老公之间。比如，老妈跟我抱怨他刚拖了地，老公上来就踩上几个大脚印。我私下对老公说，老妈夸他有责任心，顾家，是个难得的好男人。先褒后贬，这样人接受起来容易。而且“褒”是大张旗鼓，带点夸张色彩，“贬”只是顺带一提。“不过你以后呢，在生活细节上注意点，妈拖了地不要立即走动，得珍惜老人的劳动成果不是？”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跟老公说。老公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打趣着竖起大拇指说：“高，实在是高！以后我谨遵老婆大人的教诲，不，是丈母娘大人的教诲！”还用我说什么呢。

家里有我这个优质“传话筒”，每天都呈现出和谐美好的“大好局面”。每每看到父亲、母亲跟老公一起开心地聊天，我心里都美滋滋的。

马亚伟

## 在三米之外爱父母



父亲和母亲老了，搬到城里跟我一起生活。我为此颇有些自豪，觉得自己终于有能力给父母更好的生活了。搬家那天邻居王婶看到我们收拾东西，笑着对母亲说：“瞧你们多有福气，跟着儿子去城里享福了！”母亲笑开了花，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父母搬到以后，我对他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从陪他们定期体检，到生活中的衣食住行，样样都操心。连他们吃的药我都要把关，同样疗效的药牌子都是我定。想起我小时候，父母就是这样照顾我的。如今，爱在轮回，角色颠倒了，轮到照顾父母了，怎敢有一丝马虎。

不过父亲和母亲在老家生活多年，自由自在惯了，有时候不大适应我管这管那的做法。那次，我嘱咐父母，让他们出门散步的时候不要走太远，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就行了。父亲和母亲嫌楼上憋闷，总喜欢去外面走走。有时出了门，走着走着就走到郊外了，说要看看郊外的庄稼地。他们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突然离开了就心里空落落的，去郊外走走，能缓

解一下。可是外面车多，路他们也不熟，我便不让他们走远了。母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和你爸这么大人了，还能走丢了不成？你放心吧，我们走路会看着车的。”

母亲的语气里有些埋怨。可我总是觉得，人老了有时候特别任性，就跟小孩似的，不管着点真不行。有一次，父亲和母亲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竟然跟小区的一些老人一起上山去了。我知道后很生气，冲他们嚷起来：“我爸的膝盖不好，不能登山。妈，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拦着他，还跟他一起上山！”母亲见我发火了，说：“你不是常说要跟小区里的老人交朋友嘛，我们跟人家凑群了，你又说不该去。你爸膝盖不好，也不严重，上山慢点没事。再说又不是天天去，能咋样！”我气呼呼地说：“到时候我爸膝盖疼你们就知道错了！”这件事的结果是，老爸的膝盖没什么事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父亲和母亲平时喜欢看电视，只要他们在家，电视一天到晚开着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家里只有电

视的声音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太单调，尝试着让他们的生活丰富点。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除了看电视，你也读读书，看看报吧。”我找了很多适合老年人看的杂志，里面有不少健康保健的知识，父亲看过之后跟母亲讲讲，两个人多交流也是有益的。可是，几天后我问父亲看了没有，他说没看。我正要长篇大论跟他们讲道理，母亲先开口了：“自打我和你爸住到城里，你就对我们管这管那。我们本来就觉得住着不习惯，再加上你这不让干，那不让干，我们更觉得不自在了。你爸这人我知道，他不爱看书看报，你非让他看干嘛。”我一时语塞，只好为自己开解：“我不是想让你们多交流交流嘛。”母亲说：“我们俩都说了一辈子了，哪儿有那么多话要说！”

我有点明白了，我对父母的爱过了。俗话说，过犹不及。父母不是孩子，应该给他们充分自由的空间，适当跟他们保持距离。我想好了，以后要在三米之外爱他们，这样反而都没负担。  
王国梁